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三

藝文九

檄

漢陳琳討豫州檄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相國守

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焚之敗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疆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誅戮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并作妖孽孽饗餐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鬻養因臧假位輿金輦壁輪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令德標狡鋒協好亂樂禍幕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一

府董紀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敗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賊威柄冀獲秦師一剋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旁皇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推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師衆奔沮拯其死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再造於操也後會鑾駕反旆羣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軍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收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箝口道路以目

尚書記朝會公卿克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
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毗壻被以非罪榜楚參并
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
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逃
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王先
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栢猶宜肅恭而操帥校
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
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
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跖之態
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冒
繳克蹊坑竄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
兖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
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
整訓加緒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
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
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彊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
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
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滅故使鋒鏖
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
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二

師震懼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欲以蟾螂
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
百萬驍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材騁良弓勁弩之
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而揃其
前荊州下宛葉而特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賊庭若
舉炎火以熖飛蓬覆滄海以沃漂炭有何不消滅
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
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兖豫之民及呂
布張楊之遺眾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殘人
為讐敵若廻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楊素揮以
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
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
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塌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
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
兵七百人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
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
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
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疆寇弱主違眾旅叛舉以
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
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

勢州郡各整戎馬羅絡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石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偏之難如律令

移文

東魏魏收移梁文

觀夫辰象麗天山岳鎮地方以

樹之以君長日月於是莫二宇宙所以總一雖五連相推百王革命此道之行孰之能改而皇家承統光配彼天義洽幽明化周動植崇文德以來遠修禮讓以止訟舞于戚於兩階執玉帛於萬國玄功潛運至德有通百姓日用而不知兆民受賜而無迹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匪民之咎責有由焉而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會遂解繫南冠喻以好睦舟車遵沂州陸同光亭傲息犇走之勞屯戍無逼卒之變雖嘉謨長筭爰自我始而罷兵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本無事業乃枉道於人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三

間遂乾沒於世上嗚伏於爾朱之門鎮守於普泰之日曾無為主之識詎有挈旌之智既而段命義旗歸身幕府殊異雍齒有類丁公時逢寬政得免大戮棄其瑕滓收其力用預在行伍叅跡驅馳及秦隴逋誅每事經畧以河南是空虛之地漢陽非兵戰之衝薄存犄角聊示旗鼓豈資實効寄以遊聲軍機催勒蓋維景任總兵統旅則有司存而愚編有積驕憤遂甚屢犯軍紀自生疑貳禍心潛構翻成亂階負恩棄德罔恤天討不義不昵厚而必顛委慈母似脫屣棄寵弟如遺芥龍鍾稚子痛苦成行變彼諸姬破下為伍滅伯春之婉轉慕姜兒之爽言不與狼虎同仁而其豺狸等惡及遠託關隴依憑姦異逆主定君臣之分賊臣結兄弟之親解其倒懸仰人鼻息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躬擐于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統御之地甘辭卑體進熟圖身讒言浮說抑可知矣叛監投命豈將擇音而偽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逐雀去草曾不是圖竊寶叛邑椒蘭比好人而無禮其能國乎亦既失信不亡何待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樂業百靈

劫祖故丞相材標國嶺道潤時雨義冠伊霍勳益
桓文大君立德世功世祿作民舟楫為國棟梁內
外齊心上下同德蛟騰虎嘯風生雲起摩日則車
懸轉合排山則龍門洞開吞雲夢於胷中運天下
於掌內雖有賊臣去國亡卒出境何異一毛之落
牛體雙鳧之飛海曲彼既連結姦惡斷絕鄰好追
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常勢或乘利
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致勾踐
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
軼徐部築壘擁川捨信邀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懷
是以援乘麾殞之將投石拔距之士深衛為主信
納亡叛含怒作色如赴私讐意存涉血義不旋踵
攻戰之利實若有神徵兵聚眾依山傍水舉螳螂
之斧被蝮蟻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燎
及其鋒亦斃援埃塵且接便已亡戟棄戈土崩瓦
解貞陽以從子之親為戎首之任非獨力屈道窮
亦將無路還蜀兼亦挾子垂翅俱在籠樊將士以
昧禍之心為助亂之事皆搆指舟中披甲鼓下同
宗異姓纍纍相望曲直既殊強弱不等父出子孤
自取其敗違上復諫何以辭責雖復貪利苟得背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四

同即異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窵食鈞
物以療饑飲鳩毒以救渴智者所不為仁者所不
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景以鄙俚之夫
遭風雲之會位登三事邑啟萬家揣身量分久當
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天豈徒然意亦可見
彼乃示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令
其時堪乘便既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
復作矣然則摧堅強者難為功拉枯朽者易為力
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陣曾
習軍旅豈非同輕剽之師不比危脆之眾距此則作
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恐尾大於身踵麤於股
倔強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徵則
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為臣自據淮南
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
及池魚橫使漢江土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
支折露霧之中彼梁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工用
其短以少為多五覆山淵顛倒冠屨射爵論功盪
舟稱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荒民流禮崩樂壞
改換朝章變易官品雖世異漢朝而事同新室加
以用捨乖方立廢失所矯情動眾飾智驚愚毒螫

蒲懷妄敦戒業驟競盈黷謬治清淨內恣賜靡
逞殘賊人人厭苦家家思亂災異降於上忽譴與
於下履霜有漸堅冰且至恃浮躁之風俗任輕薄
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難起
腹心強弩衝城長戟指闕徒探雀殼無救府藏之
虛空伺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
鷓蚌相危我乘其弊方使高旗舒旆長轂啟行迅
騎追風精甲耀日四七竝列百萬為羣風飄雲動
星羅海運以此赴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
陷猶為岸上之扇當作水中之龍以轉石之形為
破竹之勢將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建業
之宮麋鹿遊姑蘇之館但恐兵車之所彌轢劍騎
之所蹈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
王孫蜀之公子順時以動見機而作面縛銜璧肉
袒牽羊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使焚櫬而出拂席
相待必以楚材將為晉用固乃喜得異度實自利
獲士封侯之日丈夫立節之族將加驃騎之號斯蓋
壯士封侯之日丈夫立節之族將加驃騎之號斯蓋
來先事預懷有如皎日王侯無種工拙在人凡百
君子勉求多福若不改迷坐待淪沒一旦暴骨草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五

莽流血成川猶且不悟罄臍何及故宣
往意馳此簡書檄之到彼咸共申省

皇清賈漢復嚴察漕弊移文

竊照從來漕政弊非一
端本部院在部時每由

邸抄中見各省章奏糾彈纍纍今奉

命撫綏豫中凡地方諸務當維新振刷且值漕糶交

兌之際政宜釐奸剔弊之時如漕糧每石舊有定

價今歲米賤儘足費用其中有司或徵銀在官借

言抵作運價而又重派小民起運本色或有已派

本色而仍額外另徵幫價惟知豁壑是盈罔顧民

困當恤此州縣派徵之弊也如輓運則零星小戶

不得不托里長總納而里長中豈無指路費而多

索者甚至豪強包攬欺壓良懦任意強索致弱民

飲恨吞聲而莫之敢何此里長多索豪強包攬之
弊也至於赴灘交兌如經收者府倅縣佐一應官
役或指察糧或指收受需常例索使費支供應用
打點無所不至矣否則淋尖踢斛百法措勒千般
留滯甚有多收於此而明計附餘之糧私折於彼
而時合算之數於民則瘠於官則肥此經收官
役加折需索之弊也如推官職司監兌當執法如

山秉心若水有弊卽除聞奸卽剪務在留心諮訪加意嚴詢恐有賄賂公行上下通同翫法紀而徇情面役鼠忌器已行不正焉能正人有負任使此監兌官賄託徇隱之弊也如該道爲糧儲督理率綱提領期在交兌依限全完開幫如期押運早竣者有陞級之典遲緩者有罰治之例所當奉行惟謹其間一切弊竇當與推官逐一清釐詳悉開報以期弊絕風清方見明敏長才此該道責也本部院蒞任之始首嚴漕弊合行確察爲此仰督糧道官吏遵行凡在灘官役人等責成推官嚴察作弊事端其經徵州縣責成府官察訪橫徵情弊如察訪有據官卽開揭馳報以憑從重糾參役卽挈寃呈解以憑盡法擬處該道仍不時廉訪倘有府推各官徇隱不報該道卽據實開揭同各官職名及狗隱情弊併報參處如該道知而不言別有訪聞本部院所持者

朝廷法斷不敢爲該道寬也各禁邪教移文左道異術惑世

宜慎之俱勿瞻徇視若泛常誣民爲首絞辟附從流徙載諸律例何等森嚴無奈愚民不知醒悟殊不思聖賢立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六

教原自明白正大舍此而外卽爲異端從古以來妖言惑衆之徒邪教倡亂之輩代不乏人始因無籍之景從遂成燎原之難撲以致流禍郡縣荼毒生靈草竊一時終膏斧鑕歷觀往事亦邪教害人之大較也中州川原遼闊地蕪民貧奉法治生是其本分乃有無知愚民厭常喜異棄正崇邪皈依白蓮大成皇天等教焚香聚會男女淆雜陽修善事陰構異謀近日許田洧川之變實起於此若不盡絕根株恐貽將來隱禍又憐此輩無知皆我赤子安忍不加勸誨但以法繩合行禁諭爲此仰撫屬軍民人等知悉後各宜悔悟改邪歸正附從愚民亦當速行解散各務農業毋得三五成羣夜聚曉散但看守正者有妻孥生聚之樂信邪者有死卽流徙之苦轉移只在一念之間苦樂遂有天淵之隔清夜猛省勿再執迷倘有怙惡不悛仍從邪教者該地方隣佑鄉約據實密報所在官司緝拏申解本部院以憑按律究處約地隣佑容隱不督舉一併運坐以通同治罪法不輕縱毋貽後悔

墾荒田移文

蓋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荒田不墾民間資養奚賴勸墾無方

國家賦稅何資本部院自入境以至杞邑見各屬田野成熟者固多而荒蕪未墾者亦不少試揣其不

墾之由皆因官吏里役爲崇之所致也如窮簷小民方竭力開墾里書察知不遵起科年例借端挾

詐稍不遂意即報見年行糧官吏之飛差雜派不一而足里役之需索詐騙實繁有徒所以斯民視

墾荒爲畏途在監司守令漫不覺察如此則未墾之田何由成熟况奉

部文未墾荒田歸併守巡各道督墾成熟之日三年後起科年終造冊報

部以督墾之多寡爲各官之殿最部文責成不爲不嚴何各官膜外相視今當入春

正開墾之時各宜督諭百姓盡力南畝有主之荒責令本主開墾無主之荒設法招徠開墾成熟之

日三年後起科按季報查年終彙冊總報各官督墾數多者雖有紀錄加級之例本部院仍特疏薦

揚督墾數少以及全未開墾者雖有罰俸之例本部院必從重糾劾若有司攤派雜差里役需索詐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七

騙及賣放勢豪而不報懸坐窮民而入冊者或被害之人赴本部院告發或本部院訪聞得實定行

叅拏 嚴剔河工移文 中州之困於河工者已十餘年矣本部院任冬曹時即已

心爲惻然今日擊時艱能不鯁鯁慮及惟是判隆之工甫竣喘息未定而又有清河集槐疙疸王家

埠口等處之堤工繼而辦料徵夫事非得已小民力役分所宜然第河工之積弊多端而地方之受

害無窮若不嚴加釐剔小民之膏血幾何可常資奸蠹之吮吸哉言之令人切齒查此時堤工不過

幫築高厚及創建遙堤原非決口塞流可比况乎修築土方有丈尺用夫有名數報竣有定期管河

官若能上緊督察依限完報則亦何弊之有祇因故意遲延遂爾弊端叢生譬如原派人夫百名而

者役者止七八十不等其餘俱爲督工官役與夫頭通同折肥如工一月可完也而任意優游延至

數月及領工食未嘗增於原估而督工之官役夫頭仍按月索常例包夫之奸棍仍按月索私幫工

應築一月而延至三四片民應川一錢而倍費四五錢以致雜派溢於正供在在剝膚剗肉此其積

弊一也若夫砍梢之弊殘害尤烈計河工之所需自柳之外餘皆無用今墾各夫下鄉勢如狼虎無論墳內門前榆柳槐楊任意砍伐即桃杏果木憑其摧折毫無顧忌既索酒食更索銀錢民受其害不敢申訴此其積弊二也官令各夫砍伐當必有確數可稽今則任人竊取而官不之問也損民間之物力不能濟緊急之工程及派里民運送則曰某人應運某處柳梢運脚與夫食每束已不下五分及運至工所又有委官刁蹬折數加收必令携貲行賄私折乾沒而後遂其谿壑稍不如願措卸不收車輛人畜數日守候此其積弊三也至於派夫應役歷來自定規按地均攤民雖勞而無怨其柰勢要豪強種地數十頃以及數百頃抗不出夫而州縣徇情亦竟不敢派致小民有地五畝即出夫一名官既無良民徒飲泣此其積弊四也至夫役工食自應按月發給猶恐食用不敷今聞有役過數月不發一月之銀者亦有轉發州縣而毫釐通不給散者更有工房里老朋比作奸領出官銀私相分肥官有發銀之虛名而民不得受領銀之實惠此其積弊五也種種陋習槩難縷指弊絕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八

風清不無厚望於該道焉為此仰管河道官吏即將各處堤工務要晝夜督築刻期報竣毋得仍踵前弊致累小民至在事員役及州縣印河等官尤當洗滌肺腸嚴行覺察敢有故違該道即密揭本部院以憑不時叅處倘互相容隱本部院別有所聞徇縱之咎即該道亦不辭矣法在必行勉之慎之

飭郵政移文

照得所屬驛遞有衝僻不同徵協銀兩有多寡不一前此稱苦告協

勅諭行令該道哀多益寡以僻協衝通融撙補困苦

情猶可原自十三年欽奉少魁嗣以站銀不足又撥正項十萬餘兩以濟衝驛之用其加增錢糧不為不多驛遞之苦累宜從此消除矣何邇來所屬稱苦告協之文猶盈凡滿案且郭店驛倅苦累至死亢村等驛倒廢難立夫未撥銀之先各處稱累既撥銀之後未見蘇息其中弊竇非止一端如各驛馬匹有該管印官全不經心照管止靠馬夫喂養者有不肯有司將銀侵沒而克入私囊者有經承人役借買料草等項而肯破肥已者以致料草缺少馬匹羸瘦一遇差使即便倒斃又不買補再遇差騎勢必越過鄰馬及

鄰封申詳批查不曰驛遞疲困則曰馬匹倒斃其疲困倒斃之由皆官役侵漁站銀之所致也該道職司郵政坐視倒廢而不問明知侵沒而不察朝廷有用之金錢豈可徒飽官役之私橐乎况奉有諭旨凡驛遞倒塌該道速行料理責成何等嚴切該道豈宜膜外相視為此仰驛傳道官吏即查通省衝繁驛遞某處倒塌該道設法整理務期無悞差使其該驛應徵銀兩與檢協銀兩曾否買補馬匹其餘何項支用有何的據逐一徹底清查如有侵沒情弊嚴究明白具詳呈報本部院以憑參處施行如瞻徇庇護不行據實查者本部院別有訪聞定行一併參處法在必行慎毋故違未便

路行差移文

照得河南為腹心重地數省通衢差

補銀兩又據各屬告苦告難且邇來湖南等處捷報屢傳軍機緊急一差動則用馬百匹以至數百匹少亦不下數十匹兼以尋常差使往來絡繹不絕夫無息肩馬不停蹄驛遞之苦未有甚於今日者也查山東路通江南等省舊日行差俱由東路前因黃河衝決東道多梗一切差使俱由河南是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九

以河南既苦本省之差多而又苦他省之偏累在昔路為水占勢或不得不然今河口已塞水歸故道山東舊路依然坦途而差使仍遠道豫省此何說也揆厥所由總緣奉差員役或因東路久不行差由豫道熟殊不知東路近於西路也及今若不具

題更改則苦累實甚將見夫日逃亡馬日倒斃必致驛遞傾廢而後已萬一遲悞軍機所係匪小但事關入

告不厭詳慎合再確察妥議為此仰驛傳道官吏即查向來某某幾省由河南行差某某幾省由山東行差東路較之西路所近幾許南北差使各在於某處東西分路由某係直徑由某係遠道逐一詳細開明仍用白絹紙表細繪路程途式該道議看妥詳呈報本部院立等覆酌具
清核欺隱移文
照得

任土輸賦以熟作荒法所不貸况開報荒地奉

旨三年起科謂寬且厚矣為士民者必開一畝報一

欽始不負

朝廷加惠元元至意乃有等貧宦劣矜奸民土豪或

要挾州縣衛所或賄通里書戶房膏腴任其開墾

差糧任其隱匿甚至計畝田有千百按籍糧無一

明旨嚴行踏丈官既憚履畝之勞役圖售欺蔽之私

全不論墾闢有無混行捏報寃竟富而有力者弊

隱如故故貧而無能者增加不已本部院撫綏為職

公忠為念決不肯虧

國稅而困窮黎令奸貪得計也除已選委廉能徧

行清丈外合再嚴飭為此仰文武官員軍民人等

知悉自後官須徹底清查人宜翻然醒悟各將所

開熟地盡數供報止照三年起科之例不究從前

容隱之辜如再上下通同執逃不報州縣衛所地

糧有額數荒熟有段數一丈量而紳士軍民有無

多寡不待問而明矣此時地則歸公人猶科罪該

管官員定以通同參究本部院即愛爾為爾法不

能為爾等少寬利害可否清夜自思本部院此番

清查雖為國賦實為爾官民開一飭解逃人移文

而也慎勿圖便目前致貽後悔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十

刑立法之嚴莫逾於逃人一事誠惡其負恩背主

情罪深重故法嚴窩主令伊容身無地解需幫手

慮其野心難測仍飭沿途撥兵防範俾解兵部督

捕堂審斷發落使逃人之為罪人也明甚近訪得各處

奴僕之役則逃人之為罪人也明甚近訪得各處

捉獲逃人其長解即指為營賄奇貨囑託本處兵

房於護解票上添寫沿途撥夫幾十名撥驢幾頭

本處票上既有定數所以到處執票勒索如數方

肯起身無則每夫折錢一二百不等每驢折錢三

四百不等如無驢則勒雇倚轎乘坐殊不思逃人

何物乃敢如此需索甚至逃人有有婦人者竟入

百姓內室按搶服飾等物其索酒索食又不必計

矣此不獨本省為然即他省長解路經豫地者較

此尤甚以致衝途鎮市商民受害者皆裹足畏避

莫敢誰何况逃人既有本州縣之長解又有沿途

防兵之護解不應再撥鄉夫又何可再撥驢頭椅

轎應付罪人乎凡此皆長解通同逃人借端需索

作之祟也合行禁諭為此仰豫省衝途居民人等

凡遇管押逃人長解當向該汛防將處討兵護送

或於經過州縣稟撥快役倘反是而仍在大路軍

民處索夫索驢希圖折乾詐騙及逃婦闖入民室
搜搶衣飾等獎勿論外省本省管押許被害之人
立赴該管道州縣衙門喊稟審實賊仗有據者
即時馳報本部院定將長解與逃人逃婦一併移
咨

真部督捕衙門從重治罪法在必行斷不姑貸
核
懸報移文 照得清核地畝本部院數經告誠又委
道官親詣勸諭令民自首為無罪地誠

慮奉

差御史前來清丈倘荒熟不清隱漏難掩斯時地則
入官仍要科罪追租窮簷小民何以堪此諄諄此
念無文不令有司遵行百姓共見誠不欲懸坐一
畝熟亦不欲飾報一畝荒滿望豫屬州縣遠邇共
知孰意近聞歸德所屬州縣有熟地而從實首報
間有荒地而亦捏報成熟者揣愚民之心不過因
向來舊則行糧有二畝而折大地一畝者有三四
畝而折大地一畝者恐
欽差而不允照畝作筭貽患不小殊不知各處地畝等
則大小原自不同丈量繩尺悉照舊行規則已經
戶部題覆奉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十一

音允議本部院先據邸抄即遵行所屬在案爾民果

荒為實荒熟為實熟合算不虧原額即

欽差御史前來未有不深悉民情甘外等則而別為

吹求以作強民之事爾百姓何必皇皇過計若斯

第思此懸報之地多不在紳衿而在里民里民何

事而受此無已貽累恐類此者不獨歸德所屬為

然若不嚴行清核民害何除合行確查為此仰撫

屬州縣併紳衿里民人等知悉各將熟荒地畝從

實首報各處成熟見在實實若干荒蕪見在實實

若干合盤打美既不虧額又不累民造冊申報自

無後患倘有司奉行不善地仍有荒而飾報全熟
強民以賠累者該管道府即指名揭報以憑
題參治罪若道府不舉爾被害之民與其貽累難
堪而告辯異日何如就今具告本部院即與除豁
之為愈也慎勿自相疑畏甘受啞苦包荒為熟自
罹貽累之苦貽本部院以不美之名爾士民其相
信相諒勿 酌議糧解移文 本部院撫綏中州凡地
自貽悔 無事不熟計而深籌之但得有益於百姓無害於
地方即不避嫌怨不懷顧忌特疏以為民請

命如改行驛路除豫省十餘年之偏苦勒首地輟令士民無隱匿之罪愆此與革之昭昭在人耳目者即尚多未盡事宜本部院亦必日夕畧維斷不肯徂安而置諸臆外今查各州縣徑解錢糧有如

戶部之棉布芝蔴等項
禮部之藥材等項
兵部之柴直柴炭等項更如
太僕寺之馬價御馬監等倉之銀兩及
工部四司一應本折錢糧俱係各州縣徑起批文

解部交納即零星無幾亦不得不專差解役赴京甚且一項而作兩次起解長途往返速則三兩正項數倍雖係差役齎解實皆斯民脂膏嗟此窮蒼瘼未起再加此項賠苦民何以堪此其不便者一也且各州縣起解銀兩發給解役在小心守法者或即解部交納守掣批廻在奸刁解役領銀到手或至他處任意花費或作資本貿易經營各州縣既經起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十三

解造册自作全完究竟銀未到

部以致部咨屢次行查就中滋弊彼此互推此其不便者二也查得該司解

京銀兩俱併裝成鞘發給護牌且沿途撥兵護送可保無虞若夫州縣起解錢糧止差解役一人又

無兵丁護送去則所齎銀兩回則掣取批收均關重大以孤身而往返數千里孰能保其無萬一之

虞如確山縣解役劉守智中途病故以致折色本色交納愆期致蒙行查已有明鑒此其不便者三

也以上數條皆係民間疾苦官役大累更遲悞各部急需是無益而有害者正此是也該司總職

錢穀寧不知之最真而言之更切耶急宜從長酌議爲此仰布政司官吏即將各州縣徑解

各部寺一應本折錢糧殫心擘畫必計盤費賠累之苦如何可除稽遲愆期之弊如何可革解役沿

途之虞如何可免逐一參看明白確議妥詳務期上不悞

國下不病民刻期呈報嚴禁兵馬移文 本部院撫
本部院以憑酌奪施行

民之疾苦利害念念在心刻刻不忘至於大兵駐
飼之地計慮更切如前兩飼彰磁本部院與
兵主講明嚴為禁約兵民兩相安堵不惟民間用
禾物件毫無所損即槽鑿銅桶等項稍有傷壞且
令包賠此等法令想爾百姓亦素所深知今本部
院來衛供餉途次見鄉民擁道喊冤稟稱牧馬兵
丁將已熟穀禾踐踏食毀再三哀求兵丁稱說送
錢十千方始免牧不然後邊再驅多馬來食某等
許錢二千尚不肯允本部院一聞此語不禁髮指
隨差人疾往查問則彼已踰山遠離其地矣本部
院一到即面見

大將軍羅 立將此段民害痛切言之兵馬是
朝廷兵馬百姓是 朝廷百姓糧草俱已催備兵丁何又放馬民間田禾

作踐如此民將何以辦
國賦又將何以資俯仰中州地方比不得雲南貴
州亦比不得廣東廣西此處難
都咫尺萬一風聲徹聞

京都大為不美
大將軍視滿漢為一家待兵民無異同况禁兵安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三

民遠邇共知一聞本部院之言甚然其說深服其
論隨傳知各旗

固山當經嚴禁本部院又講衛輝一帶路衝民貧
供應萬分艱難如米豆草束雖發司庫銀兩備買
其長途輓運勞苦異常此項尚算正賦雖苦猶可
至於槽鑿銅桶悉係借取民間倘若損壞是百姓
出一物而不得一物之還更可憫念至於劄營處
所俱係民房恐不法兵丁任意折毀併損壞家伙
砍伐樹木以及強買短價等弊小民何堪本部院
職司撫綏地方百姓是為已任其苦樂利害惟賴
本部院以調劑豈令其受害而置諸無言乎倘有
前項弊端與其懲處於事後何若嚴禁於事先本
部院亦知

大將軍紀律嚴明但慮兵馬衆多人心難卜尤望
再行嚴加禁約地方幸甚百姓幸甚
大將軍言本府統制諸軍與
各王各營更是不同自貴州至此一路菟業存心
惟恐騷擾庶民踐踏田禾每欠安營必擇其空閑
曠地離田禾寫遠之處斷不令擅損一苗擾害一
人今到衛養馬尤宜誠嚴既准貴部院諄諄面講

卽當傳諭八固山嚴加禁飭等語除
大將軍已經嚴禁外合再備細曉諭爲此仰衛輝
府官吏速諭百姓人等各宜安心本業不必妄自
驚慌如有不法兵丁折毀房屋損壞家伙踏踐田
禾砍伐樹木穿房入戶妄肆欺凌及強買貨物短
少市價塘塞低銀等事有一於此卽刻喊稟本部
院或稟道府廳縣轉報本部院定與
大將軍面講按軍法究治爾等不得隱忍自悞如
有奸刁百姓借端妄聳及高擡
時價者定行嚴拿從重究處
嚴察派徵移文
糧

關係軍國重務少派則虧

國多派則病民原不容一毫增亦不容一毫減者

欽定悉照萬曆年間等則派徵刊刻賦役除荒徵熟
永爲遵守

朝廷之加惠元元何其周且詳也倘奉行者上體
國課下念民瘼常順治十二年刊造賦役之時若
俱照萬曆年間則例銀數磨對清楚勒之版圖頒
以由單何至於虧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古

國又何至於累民今本部院接准

部咨行查多派少派緣由及將各屬派徵文冊與
賦役全書逐一查對其各州縣每畝徵銀數目有
比賦役多者有比賦役少者咸與萬曆年間等則
不符至於少派者虧

國不待言矣其多派者每畝有多幾毫者有多幾
釐幾分者甚有多至一錢者如河南府新安縣上
地每畝徵銀六錢零宜陽縣上地徵熟則例每畝
比舊則多至一錢零若以地復原額計之多徵銀
數每州縣不下盈千累萬病民之大莫逾於此况
豫省羣黎自經凋殘之後寥寥孑遺皆是患難餘
生照額派徵尚苦無措此額外包荒其何以堪本

部院閱冊至此不禁髮豎皆因順治十二年始造
賦役各官全不詳慎之故耳以致賦役舛錯貽千
百年之巨害俾窮民剜肉包荒啞苦莫訴何日是
其底止也故諺有云糧爲萬年駐其斯之謂歟本

部院撫豫以來何利不爲民興何害不爲民除似
此多派厲民之事知之既切察之既真斷不肯任
聽前官之誤貽殘黎無窮之累矣除行布政司查
省屬地方遵照萬曆年間則例派徵者係某某州

縣比照賦役包荒多派者係某某州縣比照賦役少派者係某某州縣其中多派者何故多派少派者何故少派再一合盤打算多派州縣除荒熟額銀之外共計額外多出銀若干少派州縣合荒熟額銀之數共計額內尚少銀若干逐一查明作何更正造冊具詳速報去後第此多派少派之數雖係從前司府州縣錯誤其中少派者僅止毫釐之謬為數無幾而多派者竟至每畝幾分幾錢為害最鉅俟藩司查明冊詳到日咨部具

題但事關百姓永害本部院不避嫌怨期於力除以甦民累合行仰撫屬官民人等一體通知亦見本部院倦倦為民至意也

嚴禁勒報移文

中州百姓連年墾地固多自十五年奉

旨清查自首季墾已經盡報無餘年來水旱頻仍所收尚難糊口又兼兩年並徵小民輸辦維艱切膚之患尚顧不暇豈有餘力再事開墾但恐不肖有司謬循季報之例畷邀紀錄之功不論開墾之有無止勒民強報罔恤黔黎之災苦則按名懸裁又恐積蠹里書借季報之名目為索詐之由頭稍不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五

遂意暗捏地數入冊斯時地方罹災甚多斯時百姓窮苦難言倘官役不體民瘼窮黎必至逃徙則已熟之地將見復荒矣若民逃地荒則錢糧逋欠益多各官考成之時難免叅罰之例是強報懸裁之弊雖為民累實為官累矣各有司不為將來慮始終尚敢畷紀錄之功乎合行申飭為此示仰撫屬官吏士民人等知悉凡鄉紳士民果有新墾荒地聽其自報入冊若無新墾季終回文如敢違禁勒民強報或暗加懸裁不論地之多寡許被害之家即赴本部院衙門據實陳告該管印官從重叅處經承里書鎖拿處死各屬

禁飭科派移文

中州百姓

自經兵火元氣大傷及我朝定鼎之後雖流離漸集而河工夫料徵派不絕大

兵軍需辦運無已再加以連年水旱到處災荒民窮財盡百姓僅存皮骨耳為民牧者即加意愛養猶恐久瘵遺黎一旦未能蘇息乃近聞各屬有司止畷便已罔顧病民凡一應大小事務悉出民間或照門頭攤派或按名數科索此宗方完彼件又出前差未行後差踵至里長書手視派撥為奇貨

鄉約地方借收歛作生涯如所需原止一夫而役遂派至數各所派原止一兩而民遂費至數金鄉愚無知只得竭力奉承奸蠹無厭因而益加搜求以致稍有身家者漸至消乏貧窶無倚者相率逃竄若不嚴加禁飭則禍害日深將來必至靡有子遺矣合行禁革為此仰撫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各有司務要洗滌肺腸優恤百姓一切門頭雜差不許科派擾民如有不遵明禁仍前私派者許被害之家即赴本部院衙門控告定將印官題叅經承差役鎖拿處死法在必行毋行泛規

議

宋魏了翁乞定周程三先生謚議

臣聞謚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

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自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嘗位大官者雖惡猶將節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謚文莊蔡下鄭居中而謚文正鄧洵武蔡條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敏張商英而謚文忠強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節溫益而謚定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六

簡汪伯彥而謚忠定秦檜而謚忠獻此皆名浮於行而彰彰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爲當然未嘗以爲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有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頤程顥程頤張載及一時大儒高弟其有功於生民之類亦不爲小矣世之相後不爲近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者人亦不以爲闕也臣竊爲之不平久矣迺自前歲誤被簡擢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爲周頤冒陳易名之請又於貼黃有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謚而熹栻之學寔宗周頤及程顥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聖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專以程顥兄弟爲請申命所屆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于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議邪抑自邇年以來謚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既首以用諸周程之苗裔故思所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稽諸謚法亦豈無可以加此者舍曰如文如宣如成者既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同謚也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

訂俾隆名美謚早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嚮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臣出位犯分洵瀆聖聰伏俟斧鑕之誅

明崔銑均田議

田之不均生自土豪貴宦多賂富室多財顯肥饒之區擅山澤之利

富民又以餘田竄仕籍業貧民壯者優力役貧者代輸租諺謂富人富家殷貧者官粟者也富則曳絲席綺侈以相競貧者衣食下同犬彘牛馬痛哉近者有司立法均田畫丘計畝三品徵稅惜其付之吏胥高下任其心眾口稍喧尤為二豪扇搖欲壞而罷之曠代而舉事偶噎而輟餐惜乎太田均則事均事均則業均無甚富甚貧之家則俗自淳古使民不過三日今厨傳之供騶從之煩百倍於往州郡一下吏出乘輿列騎擁於衢路隳制度減等威視為泛常宜倣古限田先禁兼并召集每丘田主共辨肥瘠高田宜潦下田宜旱互乘除之然後定等分租凡臣非將命毋得乘傳洪武制官人從有定數各嚴立罰以懲不遵夫水旱之虐聖王遭之秦廢溝洫杜撰阡陌漢以來良吏鑿渠致富吾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七

相自磁至湯纔越百里有大川四溢漳沮湯秋潦溢壞禾萬畝榻側竈陘悉變沮如古所開十二渠俱湮推之他方可知已前元勸農法良史臣稱曰王道去今不遠可稽而舉夫歛薄則用足力餘則農修水泉之漑督勸之警又出山澤使貧者得業如此十年家可使給是故禮教興而頌聲作矣

皇清王滙河工議

躬非常之典闢萬世之利受當世

下之所難也因地勢之宜拯一時之患隨處補救以為功於百姓者此豪俠之烈當世之人或能之余嘗縱觀域中博覽輿圖有謂河源出星宿海者迂誕無稽論黃河之行勢者斷自禹迹始也大禹導河積石至龍門其經歷秦晉皆為峩嶺所束而無以逞其鋒下逮徐淮土堅水衍地洿下匡廓有以容蓄之而寡汜溢之患其鼓狂波而迅流濤者獨在中原是以龍門下瀉越孟津而有魚我黔黎沼我郡邑之勢治之者何策之遵歟或謂徙冀州之民當河衝者放河入海河定民安復禹貢之故道畫萬世之長策此不易之論也非常之舉黎民懼焉自非聖人疇敢有斷然行之而不疑者或謂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六

多穿漕渠早則開東方下水溉冀州滂則開西方
 高門分河流其說似已東南已為眾流所趨復決
 水以益之其民庸有利乎雍冀固多巖山疇鼓巨
 靈之掌以闢龍門之竅若乃增修故堤繕治卑薄
 糜費無窮從未有數十年之利者何也或又謂水
 力未可與爭姑捐東方之地徐觀其勢之所歸因
 勢而利導之則力逸而利永東方之地可捐東方
 之民可捐乎且所謂徐觀其勢之所歸者待以五
 載乎待以三歲乎民仰衣食以為生委田疇於漏
 漚則衣食無資功成之日將索民於枯魚之肆也
 誰能枵腹號寒以待功成乎治之者抑何如而復
 可歟亦曰因地以治之而已其因地以治之者何
 也河在秦晉者則因秦晉之地以治之漆沮涇泗
 皆會於渭以同於河者也當秋雨霖霖姑暫塞下
 流使三水徐徐入渭渭水徐徐入河則在秦者治
 汾沁自西而巳入於河者也兩漳水自西至東合
 而後入於河者也自西入者壅之自東入者濬之
 分流者塞之合流者淪之壅之塞之以遏其濤濬
 之淪之以迅其歸則在晉者治秦晉之河治當不
 至建瓴而犯中原也河在徐兖者則因徐兖之地
 以治之淮之在禹貢固自入於海者也河之在禹
 貢自西而東而北分為九河同為逆河以入於海
 者也九河既淤矜磔一徙商世五遷其都河淮合
 一中原獨受其累經三代而莫有其策惟使河自
 入海不拘在青在徐也亦不必大禹之故道也淮
 自為淮塞沂泗汶沔之通於淮者而資其水以為
 運河之津則淮水不至壅眾流以上灤河水不至
 挾眾流以下冲其在徐兖者亦治治其上流則習
 坎漸進而而有緩步安輿之態治其下流則地水成
 師而無倒戈反矛之患則中原可以安枕其在中
 原者復因中原之地以治之相其曲直曲者與為
 埽直者與為利也度其高下高者勿使平下者勿
 使瀦也量其遠邇近城邑者勿使逼遠城邑者勿
 使溢也隨時補救隨處補救亦必有利於百姓焉
 此豪俠之事而當世之所能為者也猶有說者唐
 虞之世其會在午火氣漸盛水氣漸消人事與天
 運相表裏此其岿也然猶不敢純任天時聖德廣
 運勵翼羣工入黃熊於羽困進崇伯之子於司空
 是以地平天成而有海晏河清之瑞傳又曰有聖
 人出焉海不揚波志壹之動氣也以志召氣在人

而已又賈開宗治河議曰治河者以不治治之也或

萬家衝突者數十邑且漕以為之通塞即多方理

之猶虞不勝而以為不治治之可乎曰河源自崑

崙北流朔方與中國無與也自大禹以江南有江

諸水但導之入江力巨而海潮不足以逆之江南

能自達于海即及海矣朝潮而逆回數十里焉夕

甫及海而夕潮又至又逆數十里泛濫民居無已

也遂於朔方之東而鑿龍門之大者引河以入之

又于太原而鑿龍門之小者引河以南注之華山

中阻遂折而東而携江北諸水入海力巨潮不能

逆也書所謂同為逆河入海也所謂不勞民力不

竭金錢而行所謂無事也所謂治水以水治之不以

土治之者也所謂有決濬疏導之文而無壅阻之

說也今以天地之神物縱橫萬里而以區區數丈

之隄令其循循如溝渠有是理乎明有鳳泗陵寢

虞其潰沒不得已設重臣以理之又臨河之邑設

員百吏及萬臨河百津夫數萬為陵寢也非為漕

也且漕無關于河也漕之通塞無關于河之通塞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九

也使漕之通塞關于河之通塞則數年北徙漕何
以如故乎今夫佛刹之大者有僧千百苦於衣食
之不給費用之不富諸僧飲博耽妓之無具也則
相與取諸佛像及殿宇而殘之而毀之然後修葺
補飾而四方之募廣焉則因取以為衣食因取以
為費用因取以為飲博耽妓而佛像及殿宇之用
十不得一焉今之治河者猶是也自上及上數萬
人以八口之家計之則數十萬矣此數十萬者衣
於是食於是富於是貴於是是一日河晏則嗷嗷矣
且治河之柳之草之泉之夫何自出乎出於臨河
各邑也出於各邑之令也既以各邑之令輸之即
如治之則可直以山左河南撫臣督各邑之令為
之足矣又何必紛紛以員之百吏之萬耗祿而擾
民乎明萬曆三十年河決荆隆口山左撫臣建議
以天下莫非王土決南則見北決北則見南河不
能兩據也今河趨于宋但遷民而避之賑其貧者
即以宋為河纖毫不費而河已大治矣河南撫臣
曾豐抗疏爭之廟堂憂及陵寢卒就豐議濬新河
六百里強之北徙大工之役破中人之產數百萬
家大工之後繼以瘟疫染死者又數百萬家今天下

跋

無鳳泗之虞矣關陝以上有山以東之徐泗以下有海以洩之河南山左一千里北則任其入天津南則任其人淮泗何不可也商建都于河之南北五遷以避之不聞壅河以為京師也夫商之都天子之所建也而猶五遷以避之不與河爭也不與河爭也而况無故與河與大以爭中原之曠土乎

唐韓愈張中丞傳後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愈與

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遠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寇疑畏死而辭服于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士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圖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三

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于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逃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不能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于逆亂設淫辭而助之功也愈嘗從事汴徐二府屢道于兩府間親祭于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于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

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粒食月餘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屠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定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

宋李格非書洛陽名園記後洛陽處天下之中挾

襟喉而趙魏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地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其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三

一已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 **韓琦遊天平山**

欲退亭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跋** 林慮天平山者天下絕勝之境也山有僧院曰明教余三來守相欲一觀而未得每僚屬出按縣與夫過客之好事者悉能往而遊焉回必大詫於余曰是實雄偉秀拔不可圖畫雖東南諸山素有名者皆所不及余姪婿鄒才者即今宋朝大儒仲塗公之孫也余嘗得公所撰天平山記於才家見所叙遊覽之勝凡山之諸峯巖洞潭谷澗溪泉石之名無不具載而聞今之所稱類多與公所記改易不同於是予益欲往周訪其實續為說以明之而院之主僧智因者得美石欲先以仲塗公之文刻而傳之故余未克如其志噫公之此文不傳久矣非余得於其家而因師之勤如此是必沉鬱而不顯柳公之文固有神 **王安石河圖洛書義**

物所護使卒能傳之也耶 **王安石河圖洛書義** 凡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必出於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出於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書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於天者河而圖書以象言也成象之謂天故使龍負之而

其出在於河龍善變而尚變者天道也中於地者
洛而書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謂人故使龜負之而
其出在於洛龜善占而尚占者人道也此呂祖謙
天地自然之意而聖人於易所以則之也

書伊川易傳後

伊川先生遺言見於世者獨易傳
為成書傳摹寢舛失其本真學者

病之其舊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標註皆和靖
親筆近復得新安朱熹元晦所訂讐校精甚遂合

尹氏朱氏書與一二同志手自參定其同異兩存
之以待知者既又從小學家更正其文字雖未敢

謂無遺恨視諸本亦或庶幾焉會稽周汝能堯
夫鄧山樓鏐景山方職教東陽迺取刊諸學宮

元王惲跋彙門市廛圖後

孫樵讀開元雜報至生
恨不為太平人豈聲名

文物矯首拭目聞可喜而觀可樂乎近閱彙門市
廛圖其風物氣習備見政和間流宕浮靡之俗然

非盛極無以臻此予生長汴梁及見百年遺老往
往尚能談當時風物令人不覺有孫氏之嘆但二

帝播遷已兆朕於此所謂治亂之迹接踵相尋也
畫品則穠纖巧麗出內供奉手無疑正可與夢華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三

錄互為之覽耳至元丙子二月觀於平陽寓舍夏
六月重見於汴京試院中明年夏六月立秋後一

日連雨中靜坐偶書於燕
東開揚坊李黃門之故堂

吳澄題河南世系後

程大

先生仕金陵宋淳熙間祀于學既而有專祠既而
有書院猶以為未也乃立五世孫奉祠事再葺而

殤又以名幼學者承五世孫後先生為往聖繼絕
學而諸君子為先生繼絕世亦云厚矣嗚呼曾是

足以報罔極之恩哉二百年來家藏程子之書人
誦程子之言口說沸溢咸謂洛學盛行嗚呼果有

一人能明斯道者乎然則世之已絕而後續也
若可幸道之已續而又絕也寧不重可嘆矣夫

明蘇伯衡跋汴京留守兼開封尹宗澤誥後

宋故

忠簡公復官誥謹按公元祐六年年三十六進士
及第調館陶尉歷龍遊膠水趙城令政和二年改

官知掖縣差通判登州道士高嚴昭恃勢犯法公
窮治之不少假嚴昭至京師因林靈素訴公改建

霄宮不當公既乞祠而歸猶坐削奪羈置鎮江
賈宜和元年以四年郊恩叙復就差監鎮江酒官

此則當時所被誥也六年除通判巴州事靖康二年御史中丞趙過庭等薦公可臺職召赴闕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改計議使議者以公剛方難合必不屈徒死無益乃不遣行會選易河朔帥守擢公直秘閣知磁州加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秘閣修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卽授以天下兵馬大元帥公爲副元帥暨高宗卽位南京命公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又用尚書左僕射李綱薦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爲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陞資政殿學士建炎二年秋薨于汴有旨除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留守而遽以計聞詔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先是公上休致之請而授朝散大夫後恤典行累進其階由通議大夫至開府儀同三司詩不云乎無競維人若公者非所謂命世之大材歟方公盛年置之散地且踰三紀一忤權幸坐廢四年及河北事勢危急始舉磁以授之公年已六十八矣其受任居守也二帝北狩高宗南巡於斯之時岌岌乎如以一縷之線引千鈞之石而臨萬仞之淵尚賴公雖老奮然自以身任恢復之事夫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三

何規模甫定功業垂成而時宰見忌遇事輒從中沮之公不勝憂憤疽發于背而死茲非有志之士所爲太息流涕者邪公旣薨而宋竟失中原矣豈人之無祿而天不憖遺邪將未欲混一而遽奪之邪於戲喪亂之來必生弭亂之材以濟其後公材畧不世出天固生之徽宗固不用之高宗雖用之又未免以小人間之是則公之吞志以沒宋之偏安於一偶者豈天運哉抑亦有人事焉覽是誥者未可直以爲足見一代故事也此誥行於宣和四年壬寅後二百八十二年爲今洪武六年癸丑公七世孫經重加裝潢且請其表兄蘇伯衡識公剖奪之由并官伐之槩以便觀者而伯衡輒以所素慨者繫之寔是歲楊循吉題菴西巡錄後侍御之十月二十日也李公早居內臺以風力稱旣而引疾家居者累年多讀書多究理備諸世故有志經綸登朝以忠鯁爲已任訣別妻子不復留意家事及奉命巡關中大肅憲紀鋤強莠梗所至姦慝屏跡政蹟之美近所未有不幸爲匪人所構繫獄濱死大家宰三原王公西人也爲之昭雪賴皇上聖明承納從謫嶺

表而公之爲御史其名由是益震凡世之秉賦剛直思嫉惡而不能者莫不慕之古所謂偉男子者公非其人耶公常言人無不死官無不休其存心蓋如此卒之求仁得仁以無負其志一何壯也西巡錄若干卷皆陝臺所撰奏議多見施行不但忠肝義膽皎如天日而條陳明暢抑非儒吏之兼長者不能是則國脉元氣於是乎在豈直文字云乎哉公初謫過蘇詞色雍容險易不驚今蒙恩賜還可以爲君子敬書末

王恕跋盧氏家乘

右戶由乃盧氏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書

之奚啻親見先生之面非惟起恕景仰之私且有以驗向之所聞者爲不誣於乎人固有家世清白而子孫無間望顯融者或有之求其父子相繼并著勲賢俱至尙卿者則鮮矣惟先生克承累世詩書之業出際明時發身科第拜師儒之官遂教育之樂厥後子爲大司寇孫爲大宗伯累膺褒贈有光前烈世豈多得哉孰謂非先生德善之積乎矧大司寇冠大宗伯相繼登庸復有功德及人未可以涯涘測吾知耿氏之子彭澤與李巡撫書吟

魯齋踐履

篤實出處分明薛文清以爲善學孔子至於用夏變俗見諸實用殊非淺學所能擬議又云當責之守令學職搜集先生所著魯齋大學並性理大全所取語錄及家譜魯齋遺書併集奉臺下副提學憲使編校爲全書亦盛舉也又云澠池月川曹先生少負奇質知讀書卽慕聖賢之學修己教人治家事親率自躬行推之爲霍蒲二庠學正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各有成就薛文清公最推尊之兩典霍庠霍人事如父母旣而卒於霍遂留葬翰林編修卓菴黃先生過澠池拜其祠詢其墓所僉曰在

霍嘆曰老先生一代名儒獨不思故鄉乎遂捐貲屬縣尹並其子琇等移葬澠池又云澠池門祚衰薄遺書亦恐久而散亡矣錄其所遺刊行之斯文之幸也

後夫握樞居要則意飄江湖處幽履閒則心懸魏闕所謂情以地殊音由感發者也矧登高能賦古稱大夫之才而采詩觀風今有監國之任者乎紀元之歲時菊載華茲筵是開四子邂逅于一樓俯喬嶽覽長河眷焉有感于斯遊爰各賦詩一首嘉靖元年秋九月也

皇清孫奇逢跋曹月川先生遺集

儒之統何防乎堯舜湯文儒而在上

者也孔顏思孟儒而在下者也治統道統原不容分而為二自分而二之始專以儒統歸孔子顏曾思孟尚矣周程張朱繼之獨此九人者為傳道之人其餘學術醇粹有宋而後諸儒輩出續有訓述微分正閏雖深造各有自得而世代未遠羣言未定天地生民之命何敢以一人輕進退焉余不敏幼而讀書得良友切劘頗知究心儒業自董江都以至鹿江村得五十餘人彙成帙標曰理學宗傳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五

復慮其遺也又得胡安定崔後渠共二十餘人為宗傳考以俟後之君子品騭而次第之近得靖修先生太極圖通書西銘述解洞徹微密直窺道之本源豈尋常學人敢望至夜行燭家規語錄錄粹年譜諸種皆修身明倫保家正俗之要其進修之醇不於其言而於其行可謂體備用達之學固應序列予宗傳錄中按先生嘗司教山右之霍蒲四方從遊者幾千人賢者服其德不肖者服其化陳建通紀曰本朝武功首劉誠意理學肇曹攄薛子文清極稱靖修得元公之學篤信好古距邪閑正今文清配享孔廟炳如日星先生之言行竟散佚無傳余甚惜之然皎月在天片雲難翳明珠在水海若難私余固知先生之文必出也丁酉秋滬令天弓張君以有事秋闈視余夏峰予正輯中州人物考以先生居理學之首天弓曰邑無賢豪地方之羞也有之而不彰守土者之責也明年搜其遺文八種刻成問弁語於予且述與大叅雲程崖公興學重儒之意此固先生之靈爽有以啟之河洛之間斯文丕變此跋劉文烈先生遺集地貌焉

中處卽百年亦旦暮耳然其形雖微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乎居無事之時凡有關於忠孝大節必慎守深惜罔敢墮越及當大故臨大難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爲終始者以之而行以余所知劉文烈先生者殆其人歟先生弱冠舉於鄉卽刻勵躬修綱維風化自任逾壯始及第常曰周程張朱今知所從事區區博一第非吾志也與劉公宗周金公鉉吳公甘來總總爲斯道斯民憂當逆闖猖獗建幟擁旄者不肯實心辦賊公每向當事區畫深遠咸格不能行暨勢已危迫僚友門人輩僉商進止公曰國存國亡與亡古之制也竟以身殉妻妾皆就義嗟乎禽視鳥息於天地者無論卽矜激於意氣慨慕乎聲聞此中顧戀遲回涕漣兒女卽非中庸之行且猶不能與蹈白刃者同科公致命遂志妻妾同殉非刑于有素安能從容引決若是乎孔子曰殺身成仁孟氏曰舍生取義蓋亦時至事起中心安焉者也雖一身之微百年之頃而所以參天地終始天地者正借乎此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三

壞之後前瞻後察獨此一段忠孝精光巍然不磨公之生也洵不虛生而其死也真不死矣余生劉文靖楊忠愍之里嚮公於生前匪朝伊夕余有甲申夫難錄中州人物考皆詳公殉難事曾過雍丘欲謁公祠不可得聞公之子講山君能克家難後自毀不仕未幾以憂瘁死冢孫菖石過余蘇門以遺藁示余余欽公之人固不待讀其文今讀公之文當益欽其人蓋人與文未可岐視也周程張朱之人至今在則其文至今在也龍逢比干之今在則其人至今在也天下事皆可僞襲於一時而言之所發本乎志氣聲容可假而其精神不可假者嘗存今世讀先生之文者亦第謂卽先生之人而題中州人物考余來中州九年矣中州之賢已矣題中州人物考豪長者同時而我不聞我之不能取善於鄉可知也過去而我不聞我之不能尚論於古又可知也語云蓋棺乃定姑無論同時則尚友古人可或靳歟殘年山棲無所事事偶于素聞素見者得百十餘人均之爲人物耳或以理學著或以經濟稱或殉難一朝而以節義顯或持忠有素而以直諫名或居身不苟立朝有聞人亦

不得以一節目之則方正之譚也此五者途轍雖
分而本源乃合第就其特其地各成一品格所謂
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或曰武與文則迥乎不
同矣余曰不然文以經邦武以戡亂武不可窮
文亦不可故益贊堯德曰乃武乃文智仁信勇嚴
寧直將道亦相道也亦君道也若隱逸則不以文
武著稱抱道于身未用于世世有不可必之行而
我無不可必之藏所謂隱顯一致耳故叙列六科
而以隱逸終焉是集也始自明代以世次為叙神
廟以後成案未定慮有遺失故人不厭多在中州
言中州存之以助一邑之
渺修且以備中原之野史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三

終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七

